

泥 缘

徐贵祥



淮滨春雨

赵望云作

一

泥巴与手，是最普通的生产资料和最简单的生产工具。曾经的淮河岸边，有泥巴墙、泥巴床、泥巴凳子、泥巴筐，泥巴房屋排成行。

那时候田孝琴还小，是个才五六岁的小女孩，羊角辫上沾着泥巴。她喜欢爷爷那间全泥打造的小屋，喜欢看爷爷用泥巴捏造各种稀奇玩意儿，小猪小羊、冒尖的粮仓、敲锣的老汉、下棋的男人、骑在牛背上的牧童……

在爷爷膝前，田孝琴开始了同淮河的对话。是爷爷的手在不经意间告诉她，只要有泥巴，就有一切，包括生活和希望。也就是从那里、从那时候开始，田孝琴同泥巴结缘了，她用稚嫩的小手，开始捏钢笔、瓜果、冰棍、运动鞋，捏汽车、轮船、飞机，捏梦想和远方。

为了支持女儿把泥巴“玩出花来”，父母几乎倾其所有，把地里的庄稼、栏里的牲口、网里的鱼送到市场换成钞票，给田孝琴当盘缠。她先后到六安、成都、重庆、武

汉、天津、兰州、杭州、厦门等地拜师学艺，揣摩绘画基本功，提高理论素养，拿到了很多结业证书。说到底，她是铁了心把泥塑当作自己的毕生艺术追求。

每次学成回到故乡，田孝琴就喜欢坐在淮河岸边，看帆过船往，听风声雨声。天上的鸟，水中的鱼，岸上的柳，路边的草，她绘入画中，映在心里。

二

田孝琴告诉我，她其实很笨，小时候不会踢毽子、不会跳皮筋，长大后生活也一度过得拮据。

好在有政府对民间手艺人的关注，她迎来了创作的好时代。她被安排在职业学校当老师，只要有可以深造或适合展示才艺的机会，政府和工作人员都尽力帮她争取。

如今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人们也愈发注重精神生活品质，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民间艺术，田孝琴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。当地政府部门和纪念馆等机构，

纷纷订购她的泥塑作品，那些灰头土脸的泥巴闪耀出五彩的光辉。

更好在，她从没有放弃泥塑的梦想。历经坎坷，她始终坚信爷爷的话——只要有泥巴，就有一切。淮河农耕文化的耳濡目染、童年生活的灵光一现，成就了田孝琴的泥塑。她用泥巴讲述淮河故事，用泥土描述淮河记忆，用泥塑表达淮河情感。

如今，在“田孝琴泥塑艺术馆”里，陈列着几百件作品，仿佛每一块泥土都焕发了青春，都会唱歌说话。《闲趣》表现一个手捧茶壶、怀抱收音机、自得其乐的农民老汉，似乎沉浸在美好生活的喜悦当中，笑容可掬，栩栩如生；《说书》塑造一个轻举鼓槌、敲打快板的乡间说书先生，仿佛正在讲述时代变迁的传奇；《公平在肩》刻画一个表情肃穆的乡村大叔，肩上扛着老式秤杆，目光如炬，步履沉稳，似乎在昭示“公道自在人心”的哲理；而在《庆丰收》里，孩子们抱着硕大的玉米、挤在宽敞的蒜衣里、扑在滚圆的花生上，丰富的想象力将农耕元素同人物的情感有机地融入方寸之间，寓意深刻，妙趣横生。

三

如果说“趣”是泥塑作品的风格，那么“情”则是隐含在作品深处的灵魂。田孝琴的很多作品，都来源于亲身了解的真实故事，那些真诚、真挚的情感让凝固的泥塑更为动人。

田孝琴用泥塑讲家乡故土对游子的深情与包容，讲祖辈对孩子永不过期的爱，讲淮河抗洪抢险中战士们众志成城的肩膀……

如今，田孝琴泥塑作品的影响力不断提高。她的作品参加过多次国家级、省级展览，斩获不少奖项。而田孝琴本人也被授予“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”等称号，去年她还入选了农业农村部公布的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名单。

一切都在向上向美，不变的是初心和追求。

最可喜的是，田孝琴已经不是孤军作战了，她的身边有十几个弟子，这些年轻人在继承传统艺术的同时，也为泥塑艺术注入了新鲜的活力。他们一起拓展创作格局，开辟红色主题、环保主题、健康主题、彩陶伴手礼等文创产品市场。传统技艺和现代视野成为泥塑的两个翅膀，翱翔在淮河浩荡的河面上。

在传承与创新的道路上，田孝琴一步一个脚印。她开通线上销售渠道，做电商直播，让临淮泥塑走向全国；通过打造泥塑体验游、研学游特色项目，吸引更多游客领略老手艺的魅力；深耕技艺普及，与多所中高职院校合作开设培训课，培育500余名掌握泥塑技艺的学子……

淮河南岸的土地上，正有越来越多人一起，用朴实的泥巴讲述淮河岸边的动人故事。

◎风味

赶场吃剪粉

王 杰

当然，剪粉还可以“裹着吃”，将各种调料拌好后，均匀涂在整张剪粉上，然后将剪粉卷起来吃。这种吃法的好处是不用碗，可以带走，想吃的时候再拿出来吃。

30来年前，剪粉大概两角钱一碗。但对于当时并不宽裕的父母来说，这两角钱也得精打细算，能省则省。我读小学后，能跟着父母去赶场的机会少了很多。为了“补偿”我，父母每次都会裹几筒剪粉带回来，那种味道，至今难忘。

母亲尝试过自己做剪粉。先将我们当地特有的贵潮米泡水，第二天捞出沥水后，用石磨磨成米浆，再用筛子过滤掉没有完全碾碎的米粒。然后取来一把小麦面粉，倒入米浆内充分搅拌后静置半个小时。接下来利用这个空当烧一锅开水，再照葫芦画瓢重复剪粉摊嬢嬢的动作，就能得到一张张完整的剪粉。其实做剪粉不难，老家很多当家掌勺的妇女都会做。但因为磨米浆耗时费力，农忙时根本没有这工夫和耐性，一般只有农闲的时候才有这精力。

近年来，随着贵州大力发展旅游业，安龙剪粉、兴仁牛肉粉和兴义羊肉粉这“金州三碗粉”的名气越来越响，很多来旅游的人都会慕名先尝尝这“三碗粉”。

去年国庆假期，我领着妻儿回黔西南与父母团聚，顺便游玩了老家附近的景区。景区门口有好几家剪粉摊，前来品尝的游客络绎不绝。有个摊主还是村里的亲戚，按辈分我得叫表奶。她告诉我：“现在在景区门口摆摊卖剪粉，生意很好，不光活路轻松，收入也强多了。”

如今的黔西南，以“金州三碗粉”为代表的山地美食与山地农业互推、与旅游业互利，成为越来越多老百姓增收致富的好门路好渠道。

归心和自豪与梦想的大桥。

看着雄姿勃勃的巨大桥身，联想起旧时渡口摆渡的艰难，我思绪万千。

在这里，浦口码头和长江大桥仿佛造就了一个“平行时空”，让属于不同时代的人隔着长江握手，通过江风聊叙、对话。而长江大桥又与现在运用更多新技术的桥梁构成了另一个“平行时空”。再回想当年坐在晃晃悠悠的慢火车里、抱着大桥梦的那个我，和此刻站在玻璃栈道仰望着大桥雄姿的这个我，此二“我”的内心世界又是一组形成交集的“平行时空”。

在我的老家也有一座桥。它叫安平桥，是建于宋代的古石桥，我童年时无数次从桥上走过。这座印满了名人足迹和诗文的古石桥，始终是我老家人心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安平桥和眼前的南京长江大桥相距千里，可此刻在我心里它们也穿越时空，连成一体。

在所有这些交会的平行时空之桥上，有“争气桥”不屈不挠的精神气魄，有歌中所唱的“人有志气永不老”的“志”，有写满了父爱的“背影”，有我辗转千里的归心，还有我那历久弥新的梦……它们共有的关键词中，有一个叫作“传承”。

在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广东雷州，石狗是常见的人文景观，无论街区巷道，抑或乡野阡陌，它都如影随形，随处可见。将民间崇拜和艺术创作融于一体的雷州石狗，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雷州素有“天南重地”之称。古雷州为多族群聚居之地，在人们的杂居相处与融合中，狗逐步成为共认的图腾。玄武岩是雷州半岛上常见的石材，大多用于建房、铺地，甚至修建猪栏、牛栏。取材于玄武岩的雷州石狗，经过民间能工巧匠之手，变成形态各异，栩栩如生的图腾。

母亲已年近八旬，说起村里陈年旧事，大多已淡忘，但聊起村里的几尊石狗，却是念兹在兹。据估算，雷州境内的石狗大约有2万尊。这些石狗姿态万千，面部表情丰富，栩栩如生，或朴拙粗犷或雄健典雅，或大或小，或蹲或立，散布于河口码头、田间村头、门前屋后。

印象里，小时候邻村的一座神庙，殿座上就供奉着一只样貌颇为慈祥的大石狗，在殿座下面，还可以看到一排小石狗，寄托了人们对村子人丁兴旺的愿望。母亲笑着说：“当年村里很多孩子的小名叫狗仔，就是因为他们与石狗认了亲，以保健康平安。”

石狗的神情姿态差异，大多源于供奉者所企求的愿望不同。如为驱魔镇邪而供奉，这类石狗大多豹眼圆瞪，杀气腾腾，甚至脚踏雷鼓、乌蛇、印信等，以示威武、正义，它们多供奉于码头、村口或者传说有鬼怪出没的地方。而文相石狗则一般为坐式，面容和善，座沿或脚下大多雕有石鼓、铜钱、金龟等，被当成财神、福神、送子神供奉。

“守田守村守家屋，避凶避邪避霉污，石刻石雕石性情，善恶从来不含糊。”这首民谣唱出了石狗在雷州文化中的多重象征意义。

关于石狗的传说，有石狗救难、石狗送子、石狗祈雨、石狗斗恶、石狗惩凶等等，它们自小就在我耳畔流传，至今记忆犹新。仅从题目，也便可猜想其内容一二。这些传说大多通俗易懂，表达着世间的美好愿望，传递着人们期盼石狗带来的平安吉祥。

代代相传的石狗传说，让坚硬的石头变得柔软起来。它们从我奶奶那里传给了我父亲和我，又通过我的讲述传给了我儿女，依然生动有趣。这在光阴中世代演绎的传说，讲述的是这么一尊尊石狗的故事，更是这方水土所养育的人们宽厚却不乏豪爽、忠诚却不乏坚韧的性格。

中国最大的石狗陈列室就位于雷州市博物馆的一楼，这里存列有各年代的石狗1000多只，这些石狗形态各异，看起来灵性十足。展厅里最显眼的位置，端坐着体魄健壮的“石狗王”。展览馆人流涌动，有的是当地人，更多的是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。

不同时期的石狗，各有鲜明的特征。有的尾部刻有长江流域楚文化特征的凤尾纹，展现历史上不同地域文明的对话与融合；有的带有佛教文化中狮子的特征，头部圆阔，眼窝深陷，眼珠突出，挂有垂铃，讲述着海上丝绸之路所带动的经济文化交流。进入明清时期，石狗的制作工艺呈多样化，不但有阴刻、浮雕、透雕，还采用了夸张、写真、会意、拟人、抽象等手法，妙趣横生。

历经数百上千年，我们依然可以从石狗身上的细微之处，感受古代工匠刀法的精致和情感的表达。这一尊尊在流转的时光中几近不变的石狗，品读着多少人间的变迁。

如何用最优的艺术手法，雕刻出更具文化底蕴的石狗，让传统民俗符号在刀凿之下焕发新生；如何通过创新的造型设计，雕刻出更具时代气息的石狗，使其成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艺术典范；又如何结合光影、材质等多元元素，呈现出更具视觉张力的石狗，以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讲述地域故事，这些都是当代石狗雕刻家所奔赴的使命。

年近70岁的叶美三从业50多年，是雷州石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。他经手雕刻的石狗已有约400尊，其中有不少被称为是当代雷州石狗作品中的经典。出身石狗世家、留学归来的陈苗，在雷州成立工作室，出品一系列“潮气”的石狗文创，带领石狗这一雷州半岛的“守护神”“吉祥物”走出去。艺术家陈国玉制作石狗印章300多款，供游客盖章留念，使每个图章都成为一张移动的雷州文化名片。

石头要有灵魂，需要工匠的“点化”。石狗雕刻家们的每一次雕琢，都是对匠心的坚守与突破，也让石狗这一古老艺术载体在当代语境下绽放独特魅力。

石狗是生于人间烟火、经遇人情世故的石头。石狗无言，却自带温暖，给人力量。在我心中，无论我走到多远，故乡的石狗都会站在原处，成为我回家的坐标。



雷州三元塔胜景

戴建华作

平行时空的无形交会

虔 谦

南京游的最后一天，我们乘渡船来到浦口码头，探访了久负盛名的浦口火车站。这座火车站在民国时期肩负着南北交通的重任，也是多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与见证者。朱自清的散文名篇《背影》，让它家喻户晓，声名远播。2013年，它被正式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下船往里走了百米左右，我们便看见“浦口站”三个大字和雅致的淡黄色三层建筑。一栋古朴红砖平房外立着写有“浦口火车站”的标牌，供游客拍照打卡。朱自清身穿长袍手提箱子的雕像，再现了当年送别的场景。不远处还有个“背影照相馆”，就设立在一节绿皮车厢内。

参观完浦口火车站，我们打车走南京长江大桥过江。司机十分健谈，一路给我们讲中国造桥技术的发展，还特意指给我们看长长的引桥以及南北两端的南堡、北堡。听着听着，我的思绪飞回了40多年前。

那年我在北京读大学，每年寒暑假回家都要坐很久的火车列车，一路上要经过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鹰潭等站。到福州下了火车，还要再转两趟公共汽车，才能到达地处闽南的晋江。全程要花费将近两天时间。